

用生學學中級初

開明國文讀本

第 三 冊

王伯祥編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21

初級中學學生用書

開明國文讀本

第三冊

王伯祥編



上海開明書局發行

民國廿一年八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一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

(實價不加
外埠酌不扣
寄費)

編者 王伯祥

上海堯豐路安多里口
杜海生

發行者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德路源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本讀文國明開”
〔冊三第〕

印制許不權作書育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分發行所 漢北廣州平江中山西山
平楊嘉竹銅街路

開明書店發行所

(教884)

編輯要旨

- 一、本書依照教育部新頒課程標準編輯，專供初級中學學生國文科精讀之用，全書分六冊，每學期用一冊。每冊選文四十二篇。第一二冊各約四萬字。第三四冊各約六萬字。第五六冊各約八萬字。
- 二、本書選材，第一二冊注重於文章之體裁，凡記敘、抒情、解釋、議論以及應用文等，無不具備，期使讀者習得敘說事理及表達情意之技能。第三四冊於體裁外，更注重於文章之組織及風格，期使讀者得進一步究明作文之技術及養成欣賞文藝之興趣。第五六冊更進而及於歷代名著之選讀，俾讀者得以了解我國過去典籍之一斑。（凡已見采於前四冊者不複錄。）
- 三、本書所選文字，專以國人寫作者為限，絕不羼入譯文，以期適合國情，俾讀者易於了解及欣賞。
- 四、本書文言文與語體文並選，分配之比例，第一二冊約為三與七，第三四冊約為四與六，第五六冊約為五與五，以期下接小學，上承高中。
- 五、本書排列前後為有機的聯絡，期適合於學習進行之程序，一面並顧及授讀期間之時令氣候，使讀者得以低徊景物，啓發靈感。
- 六、本書另有參考書六冊，專供讀者自習及教師參考之用，除說明文章之內容、體裁，選集之來歷，作者

之生平及詮釋疑難之字義、語句外，更特別注重於文法之詞性、詞位，造句、作文之方式，文言文與語體文之比較，修辭學上之組織法、藻飾法，文體之分類、比較及文學批評概略，文學史概略等，均就已讀各文採取例證，詳為指陳，兼多列習問以為實習之材料。更採取與本文有關係之他篇文字，擇尤排比，以備參證。因材料過多，且恐讀者分心，故別成專冊，不附入本書之內。其編例詳參考書中。

編者識

目 錄

藕與蓴菜	葉紹鈞
西湖七月半	張岱
秋聲賦	歐陽修
秋情〔登聲慢〕	李清照
恩惠	朱自清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木蘭詩	古辭
鵝籠夫人傳	周容
歐逝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工獄	宋本

曹収之難	通鑑四
荆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薛福成覽
科爾沁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覽
談動	
談靜	
廉頗藺相如列傳	朱光潛著
爭論	朱光潛著
爲學與做人	梁啟超著
金和尙	蒲松齡著
差不多先生傳	胡適著
神農之言章	孟子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著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彭紹升著
摸擬	史通
復李眉生書	曾國藩著

閒情記趣	沈復	二九
長閒	夏丐尊	三一
無言之美	朱光潛	三三
生活之藝術	周作人	三四
文藝鑑賞的程度	夏丏尊	三四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五七
梅花嶺記	全祖望	七一
閻典史傳	邵長蘅	七五
圓圓傳	陸次雲	八一
圓圓曲	吳偉業	八五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八六
亡友夏穗卿先生		
詠懷古跡五首	杜甫	一〇〇
雪	魯迅	一〇一
吟	施紹莘	一〇二

藕與蓴菜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灌再灌，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使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秋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污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

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面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一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菓，呂宋香忙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

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再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爲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盤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會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

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為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西湖七月半 張岱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俟，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

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變，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嘵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鎗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竄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已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人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覽如疊，如轉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

始藏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
頰。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
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
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
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鏗鏘，金鐵皆鳴。又如
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
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
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縛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旣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秋情〔聲聲慢〕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

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惠 惠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恩恩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然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恩恩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歎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恩恩罷了。在八千多日的恩恩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烟，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